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中国民间隐语行话

曲彦斌 著 庞朴 审定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中国民间隐语行话

曲彦斌 著

庞朴 审定

新华出版社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中国民间隐语行话
曲彦斌著 庞朴审定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125印张 插页2张 105,000字

1991年12月第一版 1991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ISBN 7—5011—1364—5/G·472 定价 2.75元

序

季羨林

最近几年来，有关方面的人士提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口号，立即得到了全体中国人民，甚至海外华人和华裔的同声赞扬和热诚响应，足证这个口号提到了人们的心坎上，是完全正确而且及时的。

根据过去的经验，所有正确的口号都必须落实到行动上，才算有效。因此，我们中国文化书院的同仁们和东方影视集团总经理李生泉同志等，爱国不敢后人，也想尽上自己的绵薄，为这宏伟的盛举增砖添瓦，几经酝酿磋商，发起了这项《神州文化集成》大型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中间也得到了新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计划先出一百本，并将配以电视录像。读者与观者，不限于大陆上的同胞，也包括大陆以外的华人和华裔；台湾在内，自不在话下；我们甚至想象，连在历史上同中国文化交流密切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

也都包括在里面。至于这个范围以外的世界上所有想了解中国文化的国家，如果对我们的丛书和影视也感兴趣，我们当然也衷心欢迎。“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这就是我们的期望。

抱着这种想法和期望，我们开始了组稿活动。在较短的期间内，我们约请了一些国内学有专长的老中青年的学者，承担各书撰写的任务。尽管有不少学者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一听到我们发起的宗旨，无不慨然应允。为了保证著作质量，我们规定了严格的审稿制度。谁也没有“特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弘扬我们先民留下来的优秀文化。这一点，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告诉我们的读者和观众。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最初我们想定名为《神州文化精华》或者《精粹》。但是有的同志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上来看，我们中华文化，不管有多么光辉灿烂，不管对全人类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它同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的文化一样，并不可能完全都是精华。我们的丛书中也介绍了一些非介绍不行的反映中国特殊文化的现象，它也许谈不上什么精华，但也绝非“毒品”，它似乎是中性的，绝对无害，也许还有点益处，它能增强国外读者和观者对中国的全面了解。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把本丛书命名为《集成》。

我们的丛书虽然冠以“神州”，但是我们考虑问题的视野却绝不限于神州。

最近几年来，我经常考虑一些有关文化的问题。如果说我的考虑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我并不囿

于神州这一个地区，也不限于当前这一个时代。我收藏着一方清代浙派大家陈曼生刻的图章，其文曰“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这完全符合我的精神。我于文化问题绝非内行里手，我也不装出这番模样。但是，我看到了一些东西，想到了一些东西，我不愿意妄自菲薄，也不愿意敝帚自珍，于是就写了一些短文，在不同的座谈会上也做了几次发言。得到的反应多是肯定的。连一些外国学者也不例外。这当然增强了我进一步探讨的信心。

我觉得，我们过去谈论中国文化，往往就事论事，只就中国论中国，只就眼前论中国。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像瞎子摸象一样，摸不到全貌，摸不到真相。经过我多年的思考，我认为，从人类整个历史来看，全世界人民共创造出来了四个大的文化体系。所谓“大”指的是历史悠久、影响广被、至今仍然存在的文化体系。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发现了只有四个：中国、印度、伊斯兰和欧美。其中前三个属于东方文化范畴，第四个属于西方。东西两大体系，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异者更为突出。据我个人的看法，关键在于思维方式：东方综合，西方分析。所谓“分析”，比较科学一点的说法是把事物的整体分解为许多部分，越分越细。这有其优点：比较深入地观察了事物的本质。但也有其缺点：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谓“综合”就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成一气，使之变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普遍联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

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

我浅见所及，东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即在于此。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必先了解东方文化；而要想了解东方文化，必先了解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了解必须同时并进，相互对照，相互比较，初时较粗，后来渐细，螺旋上升，终至豁然。

我想先从医药中举一个例子。人们都知道，西医和中医是完全不同的，两者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发展过程也完全不同，因此，诊断、处方、药材等等都不一样。最明显的差别是大家所熟知的：西医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则往往是头痛医脚，比如针灸的穴位就是如此。提高到思维方式来看，中医比西医更注重普遍联系，注意整体观念。

再拿语言文字来作一个例子。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特别是那一些最古老的如吠陀语和梵文等等，形态变化异常复杂，只看一个词儿，就能判定它的含义。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只看单独一个词儿，你就不敢判定它的含义，必须把它放在一个词组中或句子中，它的含义才能判定。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观念。

再如绘画，中西也是不相同的。许多学者，比如申小龙先生等，认为西画是“焦点透视”，中国画是“散点透视”。你看一幅中国山水画，可以步步走，面面观，“景内走动”，没有一个固定的焦点。申小龙还

引用了李约瑟和普利高津的意见，认为汉民族有有机整体思维方式。

从上面几个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特点。约而言之，这个特点可以归纳为普遍联系和整体观念。从“科学主义”的观点上来看，这未免有点模糊，但是这个“模糊”却绝非通常所谓的“不清不楚”，而是有比较严格的科学含义，它强调的正是普遍联系。这同我上面讲的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是“综合”，是完全一致的。

我的这一点想法，颇得到一些学人的赞同。在北京召开的“东方文化与现代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讲了我的看法。会议结束以后，一位日本大学教授专程来到我家，向我表示他很赞成我的意见。我最近到南朝鲜访问，在社会科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又谈了我的看法，一位大概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教授说：“我们韩国没有东方文化！”我在大吃一惊之余，举了几个我在汉城几所大学中看到的例子，说明那里是有东方文化的。那位教授最后还是承认了我的看法。

但是，不管有多少人赞成我的想法，我毕竟不精于此道。亿而偶中，是可能的；亿而不中，又何尝不可能呢？我这一点粗略的想法，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无法用实践来证明。即使在非常长的时间内，也只能逐渐地通过世界文化的发展来验证。这一点我想是大家都同意的。

一个人自己有了有一点新的看法，而且又觉得它是可能站得住脚的，总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理解。得到赞

成，当然高兴；得到否定，也可以起他山之石的作用。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像一个传教士一样，一有机会，就宣传我的“上帝”。现在就是借写这篇序的机会，再絮叨一遍。

我这一篇所谓总序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我绝无意强加于人。强加于人的作法是愚蠢的。百家争鸣，我只是一家。但有一点我是十分坚定的，看中国文化，必须把它放在东方文化这个大框架内，放在世界文化这个更大的框架内，才能看得清楚。如果在时间和空间方面不能放开眼光，囿于积习，墨守成规，则对我们祖国的优秀文化，无论如何也是认识不清楚的。弘扬中华文化，发扬爱国主义，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神圣的责任。我们这套丛书的每一位作者和电视录像的制作者，都会认真负责地从事自己的工作。我希望，我们的任务能够完成；我希望，我们的目的能够达到。是为序。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目 录

序	季羨林
第一章 汉语隐语行话的正名与源流	1
一、性质与正名	1
二、形态与源流	8
第二章 隐语行话形态构造中的人文意识	27
一、群体意识	28
二、正统意识	34
三、侠文化意识	38
四、性文化意识	45
第三章 隐语行话的传承轨迹	55
一、跨群体的历时性传承	55
二、群体内部的共时性扩布	63
三、其他特殊的传承扩布现象	69
第四章 隐语行话与跨文化传通	77
一、隐语行话与跨层次的文化传通	78

二、亚文化层次内隐语行话的跨文化传通·····	88
第五章 隐语行话与社会犯罪问题 ·····	95
一、隐语行话与犯罪活动·····	96
二、隐语行话与反犯罪手段 ·····	103
第六章 隐语行话与民间文化 ·····	109
一、隐语行话是民间文化的一种特殊语俗 ·····	109
二、江湖文化与民间隐语行话 ·····	111
三、市井文化与“市语” ·····	117
附 录 江湖走镖隐语行话谱（校点） ·····	123
后 记 ·····	李生泉 143

第一章 汉语隐语行话的 正名与源流

一、性质与正名

《庄子·天道》中说：“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后来，人们就把一些只能心领神会而难以确切表达的事说成“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例如清代学者刘大櫆《论文偶记》中谈其作文章的体会时即说：“凡行文多寡短长，抑扬高上，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说来似乎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关于何谓“隐语行话”这个问题，迄今仍处于凭直感“意会”，而缺乏比较确切的通行概念予以阐释“言传”的状况。

旧时隔行者交谈时，如一方听不懂对方话语所指，则往往会说：“请说白话，别说些个行话。”其“行话”多指隐语行话。我的一位多年从事东北匪俗研究的朋友，在一次联欢会上临时被邀即兴表演节目，于是他说了一段旧时马贼进村时与人的对话来充热闹：

甲：看皮子掌亮子，备好海砂混水子，小嘎子压连

子！^①

乙：是空干还是草干？空干啃富，草干连水。不空干、不草干，来个草卷儿，掐着台儿拐着！^②

人们听得莫名其妙，知道他是在用东北胡子的黑话来凑趣。孰知，这是他从东北著名匪首（胡子头儿）“大来好”口里，记录下来的一段胡子进村时的盘道黑话，即“对对脉子”。^③然而，“黑话”是世人对这类团伙隐语行话的蔑称，当行者称之为“春典”。

这种语言现象，一向有着许多不同称谓。有“乳名”，有“雅号”，也有“绰号”，即或是“学名”，亦纷歧不一，至今仍难有统一的定名。兹略举几例：

隐语——即南朝时梁人刘勰《文心雕龙·谐隐》中的“隐”，指“遁辞隐意，譎譬指事”之语。刘勰说，“昔楚庄、齐威性好隐语，至东方曼倩尤巧辞述”。《汉书·东方朔传》：“（郭）舍人不服，因曰：‘臣愿复问朔隐语，不知，亦当。’”古来隐语概念颇宽泛，兼指巧辞、谜语、歇后语之类；之所以如此，即如闻一多《说鱼》中所说，“隐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来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得不明白点”。^④有例证可辨用指“秘密语”者，如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五引同代陶宗仪《辍耕录》说：“杭州人好为隐语，以欺外方。如物不坚致曰憨大，暗换易物曰捌包儿……”

① 意思是：看好狗点上灯，预备好咸盐和豆油，小孩子溜马去！

② 意思是：不知老总是饿还是渴？饿了吃饭，渴了喝水。如果不渴也不饿，就来支卷烟，拿上坐炕上抽去！

③ 考察是否同伙。

④ 《闻一多全集》第一一七页，三联书店（北京）一九八二年版。

市语——此说唐宋时已经出现，如宋人曾慥《类说》卷四引唐无名氏（一说元澄）著《秦京杂记》云：“长安市人语各不同，有葫芦语、铍子语、纽语、练语、三摺语，通名市语。”迨至明清，用此说法者仍然不少，现代已颇少见，惟钱南扬氏《汉上宦文存》有《市语汇钞》一辑，仍沿用旧说。“市语”之名，当指这种语言现象多为市井俗语而言。

方语——系由其原指方言俗语的本义转而用之，即如明代程万里辑录的《六院汇选江湖方语》中所云，“但凡在于方情”，是就隐语行话的地域差异（主要是口语言语交际中的方音）而言。

行话——在此取江湖及市井诸行各道的隐语行话之义，如清末民初北京有《江湖行话谱》印行，书分《行意行话》、《走江湖行话》凡九类。

切口——又简称“切”，如明末清初有《江湖切要》（又名《江湖切》）一书流行，专释江湖隐语行话。清末，又有《江湖通用切口摘要》。原本专指以反切方式构造的秘密语，后则用来泛称所有秘密语，即如《江湖通用切口摘要》小引所说：“切口，即隐语也。”赵元任撰《反切语八种》，仍专指以反切方式构造的秘密语。

杂话——这一说法仅见于太平天国时《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有时讲杂话，是上帝教朕桥水”。^①清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五、卷八，径题以“隐语”。“杂话”本身，亦即其团体内对这一语言现象的隐语称谓。“杂”，当取混杂以隐之义，隐语行话语汇材料多与通语材料混杂使用。

^① 桥水，隐语，指心机、计谋或谋略。

俏话——系就隐语行话的外观直感的修辞效果而言。《西湖游览志余》中说：“又有讳本语而巧为俏语者，如诮人嘲我曰溜牙……则出自宋时梨园市语之遗，未之改也。”

锦语——宋代有《圆社锦语》，是当时蹴鞠行的隐语行话专集。清人翟灏《通俗编·识余》中说：“宋汪云程《蹴鞠谱》有所谓锦语者，亦与市语不殊。”“锦”，取其五彩争艳之义，藉指当行隐语语汇的色彩缤纷令人新奇。

春点——又作“春典”，是江湖各行对隐语行话的称谓。《江湖通用切口摘要》小引释“切口”即“隐语”后，称其“名曰春典”。^①关于此说由来，迄今无确切明晰断论。

哑谜——见于《说唐全传》第二十二回，所谓“这行中哑谜，兄弟不可不知”，如“剪拂”（强盗见礼）、“风紧”（杀之不过）、“讨帐”（守山寨）之类。究其语源，取俗语“打哑谜”之义，源本《文心雕龙·谐隐》有关谜解。

黑话——是行外人对江湖隐语行话的蔑称，因其中黑幕、黑道、黑社会而言，意犹“暗语”。《西游记》八十四回已有：“八戒在旁卖嘴道：‘妈妈儿莫说黑话，我们都是会飞的。’”而《江湖走镖隐语行话谱》有“江湖黑语，师兄弟三人所传”^②之语，以“黑语”自称，殊不可解，或系抄讹之笔。

秘密语——民初，容肇祖曾撰《反切的秘密语》^③文。

① 此据金老佛《九流三教江湖秘密规矩》本，大通图书社一九三七年出版。前引则据钱南扬《汉上宦文存·市语汇钞》转录于清光绪苏州桃花仙馆石印本唐再丰《鹅幻汇编》卷十二，其作“春点”。

② 此书名系笔者校点命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据抄本影印，原为清无名氏手录。

③ 刊《歌谣》周刊第五十二期，一九七四年。

此外，明祝允明《猥谈》尚云：“本金、元国谈吐，所谓鸢伶声嗽，今所谓市语也。”此前，宋张仲文《白猿髓》又有“银匠谚语”，如“掀也”、“火里”之类。再前，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贬误》载：“予别著郑涉好为查语，每云：‘天公映冢，染豆荆棘，不若致余富贵。’至今以为奇语。”随后，宋王谠《唐语林·补遗一》亦称：“近代流俗，呼丈夫、妇人纵放不拘礼度者为查。又有百数十种语，自相通解，谓之查语，大抵多近猥僻。”钱南扬氏将“查语”列入“市语”之属，然无更多显证材料可验。^①

近代，西学渐入本土。现代语言学理论对汉语隐语行话的阐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九五七年，《中国语文》杂志在第四、五两期就“社会习惯语”和“社会方言”问题展开讨论。这次讨论的一个较为集中的争议，是“行话”（同行语）与“黑话”（秘密语）的区别。这次讨论是在现代语言学领域进行的。著名语言学家高名凯不仅写了较长的文章参加讨论，^②还在其后来出版的《语言论》^③书中再次就这次讨论的中心问题作了进一步论述。他认为，彭国钧《同行语和黑话的区别》^④存在一些误解和自相矛盾之处。高名凯认为：行业语也可能是隐语，隐语也可能是行业语，两者并不矛盾。根据社团方言的公开性和秘密性，可以把社团方言分为两类，一是一般的社团方言，亦即公开性的社团方言，一是秘密性的社团方言，即隐语。一般的社团方言虽然有许多本集团所

① 《汉上宦文存》第一一七页，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② 题为《关于社会方言》，《中国语文》一九五七年第五期。

③ 科学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四〇四至四〇五页。

④ 《中国语文》一九五七年第四期。

运用的特殊词语，这些词语也可能是其他集团的人所不了解的，但却不是有意让别人不了解，别人只是因为“不在行”而不了解。隐语却不然，秘密性则是隐语所特具的。隐语中特殊的词汇成员往往要用改变词的形式，包括词的语法部分的形式或改换词的语音结构的方式来实现，正是为保守秘密、使别人不易识破所使然。隐语中特殊的词汇成员一旦被识破，运用隐语的社会集团就会放弃它，改用别的秘密性的词语。隐语往往是秘密社团所运用的社团方言。一般地说，行业语或其他社团所运用的社团方言并不是秘密性的，但这不等于说，在特殊的情形下，它们就不可能是隐语。一部分行业语特殊的词汇成员带有隐语的性质是不可讳言的。

在高名凯另部主要著作《普通语言学》^①中，也曾论及这个问题。如同上述讨论至今仍有其科学意义一样，此书的基本观点亦对今天我们的深入探讨不无启发作用。他认为：隐语是指改了样子的秘密的语言，是为着从事某一种行业的人或某种集团的人的共同利益而服务的，亦即所谓“黑话”或“同行语”（行话），但并非“行业语”。

对一种事物的命名，首要在于概括性地显示其本质性特征。其次，则是应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获得比较广泛的认同。关于隐语行话这一事物的命名，亦不外如此。以往之所以众说纷纭、用语驳杂，关键是对这种微观语言现象缺乏比较系统的科学研究和更切实际的科学阐释，使之作为科学领域中长期冷落的一隅，未能与现代科学的发展实现同步。换言之，用当代中国习用的一个说法，即拉了有关学科整体发

① 增订本，新知识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六一页。